

可憐天下「父親」心

五月十七日早會講稿

蔡慧貞老師

去年五月六日，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捩點，為甚麼？因這是我首次擔任母親的角色。為何要生兒育女？你們可有向父母詢問有關問題？為了這次早會，我訪問了數位老師，他們的答案如下：

初為人父的金源老師緩緩地說：「我與妻子都很喜歡嬰兒。」

振賢老師高聲地說：「我很喜歡小孩啊！也可能因我是家中長子，所以我有傳宗接代的責任。」

春蘭老師說：「是為了傳宗接代，我不想一個家族就此完結。」

仁俊老師面露困惑：「我倒沒思考過相關問題，也許是在每個階段會作相應的事吧！」

逸鳴老師充滿睿智地說：「在人生不同階段，擔任不同的角色，那人生才算美滿。」

面對他們的答案，我倒感慚愧，因為我選擇生育乃緣自一個自私的考慮——養兒防老。在此補充一點，我本與丈夫早有不生育的共識，但隨着年齡的增長，我開始有所轉變，所以在某程度來說，我打破了與丈夫在結婚時早已訂下的共識。

當我將懷有雙胞胎的消息告知丈夫後，他非但沒有初為人父的欣喜，反之在隨後的數星期，他表現得悶悶不樂，於是我按捺不住地問：「你不開心嗎？」他皺着眉跟我說他並非不悅，而是憂心。我追問着：「你憂慮甚麼？財政？養育？管教？還是責任？」他鬱悶地說：「我為一切而擔憂。」

其實在那段期間，我也為他低落的情緒而擔掛不已。為了讓他在「生兒育女」這個課題上更投入，我將兩個女兒的命名重責交予他，從此腹中的胎兒便有了真實姓名。大女兒叫「李善怡」，

小女兒是「李雙怡」。自女兒有姓名後，丈夫在夜幕低垂的時候，總愛輕撫我的肚皮，並溫柔地說：「善怡、雙怡，要快高長大呀！不要頑皮呀！我是爸爸啊！」我暗自高興，因我感到丈夫的轉變。

另外，由於我在懷孕初期的身體情況極不穩定，所以要經常入院，要麼就是抽血，要麼就是注射安胎藥，我也感到丈夫開始愈發緊張——他嚴格監控我的作息和進食時間、進食份量及質素，像是生怕任何差池會傷害善怡、雙怡似的。那時，我甚至開始覺得他關心女兒們多於關心我。

有一回我禁不住問：「假若要將愛分作十份，你會如何配對我們三母女的愛？」其實這與「若我跟你的母親一同墮海，你會先救誰」一類的問題同樣無聊至極，但女士們總愛提出這些讓男士煩惱的刁難問題吧？那時他爽快地說：「四六吧！你獲四成，善怡、雙怡獲六成吧！」我聽罷有點不悅，那刻我仍覺得自己應是丈夫的最愛，於是我語帶「恐嚇」地說：「我對你的答案不太滿意，請你更動其中比率！」最後他還是懾服於我的「嚴威」下，「馴服」地說出「六四」的比率。但口號終究是口號，在女兒出生後，我深深體會到女兒的威力，丈夫將愛分予我與女兒的實際比率是「一九」。不過，我沒有丁點兒不忿，因為自女兒出生後，我真切地明白到父母將所有愛給予子女乃是天經地義的事，而我也終於知道丈夫在我懷孕初期的時候為何那樣擔心——因他在女兒出生後主動背上很多責任，當了一個「腰板挺直」、務實苦幹、近乎完美的父親！

還記得在女兒出世後的首個月，她倆常無緣無故地大哭大嚷，沒有經驗的我，根本束手無策，更不幸的是醫生說善怡的腳呈馬蹄型，要做物理治療。那刻我崩潰了：「天啊！甚麼是馬蹄腳？善怡在將來是否不能步行？為何我要自私地把她生下來，害了她一生？」那時我想得太多，把自己困在死胡同裏，終日以淚

洗面，不願接觸任何人，完全不能適應角色上的轉變。我在面對接踵而來的難關時，只感到無助及絕望。現在回首一看，我絕對相信那時的我已患上產後抑鬱症。

試問在這個狀況下，我又如何照顧善怡、雙怡？所以照顧女兒的重責便由丈夫一力承擔。他既要注意我的情緒變化，又要照顧女兒，艱辛程度可想而知。

相信有兒女的同工們定當知道，在夜間餵哺初生嬰兒是一件苦差，這或可編成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——而我的丈夫就是這個故事的主角。要知道初生嬰兒每隔兩至三小時便要進食，他們可不是索食聲吱吱的，而是震耳欲聾的嚎啕大哭。大家不妨想像其中慘況：善怡進食一小時後，丈夫替她「掃風」一小時。這是否代表一切已完結？請別忘記還有雙怡緊接在後。最可悲的是丈夫翌日仍要上班，真是可憐天下「父親」心！而事實上，丈夫比我更早學懂如何調較奶粉份量、如何替女兒更換尿片、如何跟軟柔如無骨的嬰兒洗澡……。在女兒出生後首兩個月，丈夫眼如國寶、白髮激增、形容枯槁，他的體重更急降十多磅。我深深感受到他對女兒的付出，在他面前，我是自愧不如的。

現在善怡、雙怡已年屆一歲，這是否意味着艱苦的情況有所改善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但這絕不代表我與丈夫能跟周公好好下棋，因為我們的兩個寶貝均是「夜貓子」——一般來說，善怡會在十二時許入眠，而雙怡可要在凌晨二、三時才入睡。在未與周公夢會前，她們往往要「玩」玩具，而那種玩具就是名叫「父母」的「可憐蟲」，真是既可笑，又可嘆啊！

每天晚上，我大約在十二時許便會爭取時間入睡，而丈夫則總是堅守到最後，於二、三時才睡往往也是家常便飯。記得有一回已是夜深，我看到他在哄完女兒們睡覺後，再開啟電腦，準備繼續完成公司的工作。那刻我忍不住衷心地對他說：「老公，感謝你對家庭的付出。」接着再深情地說出另外三個字……對於那

個畫面、那份感動，我仍記憶猶新。

另一件深刻的事，莫過於發生在四月下旬的「生病事件」。那時候，善怡及雙怡同時持續高燒。她們吃過家庭醫生的藥後，也沒有甚麼顯著的進展。在女兒高燒的幾個晚上，我與丈夫根本不敢入睡，只顧不停地跟女兒們量度體溫、用布抹身。我倆心焦如焚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最終女兒也要被送往醫院去。最後她倆被證實感染病毒，患上肺炎。那時看着只有十一個月大的女兒受苦——她們那纖細的手腕被插上點滴，看到她倆哭得虛脫似的，真的非常心痛，那刻只希望生病的是自己。那時我終於真切明白昔日父母是如何擔心患病的自己，終於真切知道什麼是切膚之痛，終於真切體會到甚麼是血脈相連……。丈夫知道我不能向學校請假，於是他在女兒患病的一個星期「瘋狂地」請假，他在整個星期幾乎沒有上班，而是全心全意地照顧女兒。其實，自問也害怕他的「工作不保」，但他就是如此堅定，用實際行動去愛護女兒，將女兒放在人生的第一位，義無反顧的！

今天，我想藉這個早會帶出兩個重點：

第一，父母為何要生兒育女？偉大的談家族使命，自私的如我談甚麼養兒防老，無奈的如我的丈夫是為了滿足妻子自私的願望……，但無論是出於甚麼原因，最終父母實踐出來的行動往往是「無私」的——父母願將最好的給予子女。在這短短的一年，充滿擔心、艱辛與淚水，但與已養育你們十二至十七年不等的父母相較起來，我這一年根本微不足道。那麼，你們的父母是否應受到更高的推崇？

作為子女又可如何報答父母呢？我認為你們首要竭力保持身心健康，即是要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，不要讓父母擔心，這是最重要的孝道。

第二個重點：一般人也會歌頌母愛，但其實父親也很偉大，與丈夫相比，我也許是家庭中的太陽，但他絕對是子女的整個

宇宙！父親對子女的愛往往不如母親般坦露，但他們總是默默付出，是務實的一群，也極需表揚敬重。所以同學們不要只記着今個月的母親節，也別忘記在六月中旬也有父親節啊！好好作些「準備」吧！

持平一點，我在這一年也非只有淚水，其實也是驚喜滿滿的。當我看見女兒擠眼甜笑、手舞足蹈、牙牙學語時，我也感到歡樂滿足。看到你們的成長進步，你們的父母又何嘗不是感到快慰？那請你們好好為父母締造更多窩心的回憶吧！

最後祝願大家能愛惜為你付出的每一個家人，祝各位家庭和睦。謝謝。